

蕭旭（靖江市廣電局，江蘇 靖江214500）

提要：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雖經眾多學者整理，仍有疏誤，有必要重作訂補。

關鍵詞：《淮南子》；《原道篇》；高誘；訓詁；校勘

《淮南子》21卷，是西漢初年由淮南王劉安（公元前179—公元前121年）招集門客，于漢景帝、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。于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（公元前139年）進獻於朝廷。

東漢許慎、高誘作注（今本許注、高注相雜）。有清以降，眾多學者整理此著，成就斐然。千慮一失，智者難免。析疑訂誤，固有俟乎方來者也。本稿在前修、時賢的基礎上作校補，誤者正之，是而不盡者申證之，諸家未及者補之。此為《淮南子》第一篇《原道篇》的校劄，本稿以張雙棣先生《淮南子校釋》所依據的《道藏》本為底本。

（1）夫道者……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

高注：際，至也。

按：際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極”，《六韜·文韜·上賢》：“夫王者之道……若天之高不可極也，若淵之深不可測也。”本篇下文“天下之物，莫柔弱於水，然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。”亦作“極”字。極亦至也、及也。馬宗霍謂際訓接為長，實則接、至義相會。馬王堆帛書《道原》：“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，深而不可則（測）也。”《廣雅》：“察，至也。”察當讀為際。李學勤曰：“‘際’即帛書之‘察’，比《文子》作‘極’為好，揣想今傳本《文子》此處系後世因音近而誤。”[1]彭裕商從李說，謂“察，知曉之意”，則皆失考。

（2）源流泉淖，沖而徐盈；混混汨汨，濁而徐清

高注：淖，涌也。沖，虛也。汨，讀曰骨也。

按：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原流淖淖，沖而不盈；濁以靜之，徐清。”默希子注：“淖淖，水出之貌。”《子華子·大道》：“源流淖淖，滿而不溢，沖而不盈，夫是之謂久生。”此文“徐盈”當作“不盈”，涉下“徐清”而誤。《老子》第4章：“道沖而用之或不盈。”

《文子·微明》：“道沖而用之又不足。”是其確證。下文又曰：“濁而徐清，沖而徐盈。”“徐盈”亦當作“不盈”，《文子》亦誤。汨汨，水流貌。一本作“滑滑”，滑亦讀曰骨。《文選·七發》：“恍兮忽兮，聊兮慄兮，混混汨汨兮。”呂延濟注：“混混汨汨，相合疾流貌。”與此文同。“汨”從“子曰”之“曰”，楊樹達謂本字為？，《說文》：“？，水流也。”楊說是，或作“淖淖”、“淠淠”，《文選·上林賦》：“淠淠淠淠。”《廣雅》：“？、淠淠，流也。”王念孫《疏證》：“汨與？同，重言之則曰？？……汨與淠

同，重言之則曰瀾瀾。”

(3) 故植之而塞於天地，橫之而彌于四海

高注：植，立也。塞，滿也。彌，猶絡也。施，用也。用之無窮竭也，無所朝夕盛衰。

按：高注是也，植訓立，與“橫”對舉。《大戴記·曾子大孝》：“夫孝，置之而塞於天地，衡之而衡于四海。”盧注：“置，猶立也。衡，猶橫也。”與此文可互參，置當讀為植。《禮記·祭義》：“夫孝，置之而塞乎天地，溥之而橫乎四海。”陸德明《音義》：“溥，本亦作敷，同。”[2]孔穎達疏：“置謂措置。”孔說失之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曰：“植段借為值，注：‘立也。’失之。”《說文》：“值，措也。”朱駿聲曰：“經傳皆以置為之。”是朱氏謂植當借為值，訓措置，朱說失之。朱氏《說文通訓定聲》說古字通假多極為精審，楊樹達《證聞》多與朱氏暗合，諸家校釋《淮南子》鮮有採錄，故特為表出，其誤者則正之。

(4) 舒之帙於六合，卷之不盈於一握。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

高注：舒，散也。帙，覆也。

按：《御覽》卷307引《黃石公記》：“動為事機，舒之彌四海，卷之不盈懷。柔而能剛，則其國彌光；弱而能強，則其國彌章。”《黃石公三略》卷上：“舒之彌四海，卷之不盈杯……曰：‘能柔能剛，其國彌光；能弱能強，其國彌彰；純柔純弱，其國必削；純剛純強，其國必亡。’”銀雀山漢簡《[兵失]》：“貪而廉，龍而敬，弱而強，柔而[剛]，起道也。”《六韜·文韜·明傳》：“柔而靜，恭而敬，強而弱，忍而剛，此四者道之所起也。”《皇王大紀》卷10：“柔而定，恭而敬，屈而強，忍而剛，此四者道之所以起也。”並可與此文相參證。漢簡“龍”讀為龔，《說文》：“龔，怒也。”段注：“怒，謹也。此[龔]與‘恭’音義同。”

(5) 橫四維而含陰陽，紘宇宙而章三光

高注：紘，綱也。

按：《說文》：“綱，維紘繩也。”故高注紘訓綱。劉家立謂綱乃維之誤，失攷。

(6) 泰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於中央

按：柄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統”。《御覽》卷77引作“泰古二皇，得於中央”，脫“道之柄立”四字。

(7) 是故能天運地滯，輪轉而無廢

高注：滯，止也。

按：滯，《文子·道原》、《路史》卷2作墜，古字通。《通玄真經續義釋音》云：“墜，音埜，止也。”《莊子·天運》：“天其運乎？地其處乎？……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？”為此文所本。郭注：“天不運而自行，地不處而自止。”《說

文》：“滯，凝也。”凝亦止也。滯訓止，與“處”義相會，莊達吉、何寧申高注，並是也。但莊氏謂滯、塵聲相轉，則殊無必要。于鬯、楊樹達謂滯讀為纏，訓繞，以後世“地行”說當之，未確。《論衡·說日》：“火附地，地不行，故火不行。”是東漢前人認為“地不行”，與《莊子》“地處”說相合。

(8) 有萬不同而便於性

高注：萬事不同，能於便性者，性不欲也。

按：性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生”，借字。默希子注：“萬類雖差，各隨其性。”

(9)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，節四時而調五行

高注：優，柔也。和，調也。

按：和，《雲笈七籤》卷1引作“合”，義同。優，《治要》卷41、《御覽》卷77引作“覆”。楊樹達曰：“‘覆’字是也，上文云‘覆天載地’。”張雙棣曰：“優字不誤，優、和義近。”張說是也，優讀為憂，《說文》：“憂，穌之行也。”《呂氏春秋·大樂》：“凡樂，天地之和，陰陽之調也。”此正謂“和天地、調陰陽”也。《韓詩外傳》卷5：“故三王之道……調和陰陽，順萬物之宜也。”《後漢紀》卷18：“詔曰：‘朕以不德，統奉洪業，無以承順乾坤，協和陰陽。’”《虎鈴經》卷11：“順天地之情，和陰陽之性。”優天地，即所謂“順萬物之宜”、“順天地之情”、“承順乾坤”也。

(10) 响諭覆育，萬物羣生

高注：响，溫恤也。

按：諭，一本作“嫗”，《雲笈七籤》卷1引作“俞”，音近通用。洪頤煊謂“响諭”即“煦嫗”，楊樹達、向宗魯、王叔岷謂“响諭”與“响俞”同，並是。响，讀為歛，《說文》：“歛，吹也。”指溫吹，欲暖者歛之，欲涼者吹之。字或作“响”、“煦”、“嫗”、“曄”、“休”，參見《通雅》卷1。嫗，讀為偃，指以體溫暖之。字或作“嘔”，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“以下偃拊人之民。”李注：“偃，謂憐愛之。”崔注：“猶嘔响，謂養也。”“响諭”，或作“嫗諭”、“响諭”、“嘔喁”、“响諭”、“煦嫗”、“曄休”、“噢曄”，參見《別雅》卷3。

(11) 待而後生

按：待，讀為恃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恃之而生”。《管子·事語》：“不待權輿。”郭沫若《集校》引丁士涵曰：“待，讀為恃。”亦其例。向宗魯謂作“待”字非，未得。《雲笈七籤》卷1引亦作“待”字。

(12) 旋縣而不可究，纖微而不可勤

高注：縣，猶小也。勤，猶盡也。

按：高注勤訓盡，是也；勤、究對舉，究亦盡也。于鬯謂勤當作勒，訓分散，無據。旋縣，《雲笈七籤》卷1引作“周旋”，向宗魯疑其妄改。王念孫謂縣當作縣，旋、縣皆訓小，已

為于省吾所駁。于省吾釋曰：“縣、懸古今字。凡物之旋轉者，必縣諸空，而無所窒礙。”于大成謂于省吾說未得，疑“旋”為“浮”字之誤。于大成說亦無據。竊謂縣讀為轉，旋縣即旋轉。

(13) 益之而不衆，損之而不寡

按：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“若夫益之而不加益，損之而不加損者，聖人之所保也。”為此文所本。

(14) 怵兮忽兮，用不屈兮

高注：屈，竭也。屈讀“秋雞無尾屈”之“屈”也。

按：屈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詘”，借字。《方言》卷2：“斂物而細謂之孳。”錢繹《箋疏》引此文高注，云：“秋與孳同。”又卷8：“雞雛，徐魯之間謂之子。”[3]錢繹云：“秋與子同。”《廣雅》：“子，雛也。”王念孫《疏證》云：“子之言孳也，或作秋。”王氏亦引此文高注。朱駿聲曰：“秋之言孳也，孳之言細也、小也。”胡適《〈淮南鴻烈集解〉序》云：“然有一事，猶有遺憾，則錢繹之《方言箋疏》未被採及，是也。”此為一例。今吳方言、江淮方言猶謂物之收縮、縮小曰孳，俗語有“孳筋”、“孳腳”、“孳攏”。字或作𠄎，《廣雅》：“𠄎，縮也。”王念孫《疏證》云：“今俗語猶謂物不伸曰矣。”《廣韻》：“𠄎，縮小。”《說文》：“𠄎，收束也。讀若酋。𠄎，𠄎或從要。”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：“秋，𠄎也，物𠄎斂乃成熟。”《禮記·月令》《正義》引《漢書》“𠄎”作“孳”，“𠄎（𠄎）”音義與“孳”相同，當為或體。字或作𠄎，《玉篇》：“𠄎，同‘𠄎’。”字或作愁，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：“秋之為言愁也。”鄭注：“愁讀為孳。”字或省作焦，也作瘵，《戰國策·魏策四》：“季梁衣焦不申。”吳師道《補正》：“焦，卷也。申，舒也。”王念孫《雜誌》曰：“焦，讀為瘵。”焦即𠄎，皺縮，故與“不申”同義連文，今吳方言猶謂“衣裳𠄎勒身上”。切不可誤以為“焦枯”、“燒焦”。《廣雅》：“瘵，縮也。”王念孫《疏證》云：“瘵亦𠄎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瘵，物縮也。”《廣韻》：“瘵，小也。亦作𠄎。”字或作縳，《廣韻》：“縳，側救切，衣不申。”

(15) 遂兮洞兮，不虛動兮

高注：洞，達也。道動有所應，故曰“不虛動”也。

按：俞樾曰：“遂讀為邃，深也。洞有通義，亦有深義。”《雲笈七籤》卷1引“遂”作“邃”、“洞”作“通”，並為俞說佐證。通、達同義，俞氏又曰：“高注曰：‘洞，達也。’非是。”王利器謂“達字當是通字之誤”，則皆失攷。

(16) 昔者馮夷、大丙之御也

高注：夷或作遲也，丙或作白。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。

按：大丙，《文選·七發》李善注引作“太白”。王念孫謂白、丙聲之轉，是也；莊達吉謂白、丙字形相近，未確。《御覽》卷14、15引並作“大丙”。《文選·前緩聲歌》李善注引誤作“大禹”。

(17) 歷遠彌高以極往

按：彌亦經歷之義，《韓子·說難》：“曠日彌久”，舊注：“彌，猶經也。”蔡邕《王子喬碑》：“歷載彌年，莫之能紀。”亦彌、歷互文同義[4]。

(18) 蹈騰崑崙

高注：蹈，躡也。騰，上也。

按：《說文》：“躡，蹈也。”故高氏蹈訓躡。《方言》卷1：“躡，登也。自關而西，秦晉之間曰躡。”司馬相如《封禪文》：“躡梁父，登泰山。”躡、登同義對舉。楊樹達曰：“訓蹈為躡，非也。蹈當讀為蹕，跳也。”楊說失之。

(19) 排闥闔，淪天門

高注：排，猶斥也。淪，入也。

按：淪，讀為踰。《廣雅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並曰：“踰，行也。”王念孫謂踰為之誤。

(20)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澹然無慮……乘雲陵霄，與造化者俱

按：楊樹達謂澹讀為愔，引《說文》愔、恬並訓安，何寧申之，並是也。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愔”，一本作“淡”，《書鈔》卷134、《御覽》卷702引《文子》亦作“淡”，並為“愔”借字。《玄應音義》卷16引《蒼頡篇》：“愔，恬也。”又引《廣雅》：“愔，靜也。”字或作倓、？，《說文》：“倓，安也。？，倓或從刻。”朱駿聲曰：“倓，與愔略同。”《玉篇》：“倓，靜也、恬也。”陶方琦、王利器謂澹讀為瞻，申許注訓足，未確。劉文典、何寧、張雙棣謂《文選·東都賦》、《景福殿賦》、《東方朔畫贊》、《奏彈曹景宗》、《辯命論》、《女史箴》、《新刻漏銘》、《挽歌詩》注引並作“大丈夫恬然無為，與造化逍遙。”《遊仙詩》注引作“大丈夫乘雲陵霄，與造化逍遙。”《鷓鴣賦》、《歎逝賦》注引並作“大丈夫無為，與造化逍遙。”尋《魏都賦》、《西征賦》、《七命》注引，亦作“大丈夫無為，與造化逍遙”，三氏失引。何寧曰：“今本‘無思’與‘無慮’義複，疑‘無思’當作‘無為’，‘者俱’二字亦‘逍遙’之誤。”趙宗乙說同[5]，並未確，古人自有複語耳。《選》注所引，皆為李善改寫，非《淮南》之舊。《御覽》卷359、《韻補》卷1“思”字條引並同今本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恬然無思，愔然無慮”，可證今本作“無思”不誤。下文“恬然無慮，動不失時”，亦為旁證。《御覽》卷8引《淮南子》：“陰陽為騶，乘雲霄，與造化俱。”雖為約引，可證今本作“者俱”不誤。

(21) 上游於霄霏之野，下出於無垠之門

高注：霄霏，高峻貌也。

按：霄霏，字或作“峭？”，《廣雅》：“峭、？，高也。”也作“峭窈”，《楚辭·九思·疾世》：“闐峭窈兮靡睹。”王逸自注：“峭窈，幽冥也。”朱起鳳《辭通》卷19云：“霄、峭、峭從肖聲，霏、？、窈從兆聲，古通用。”是也；而卷7謂“峭窈”、“蕭條”一聲之轉，則未確。“？”訓高，有三說：(a)王念孫《疏證》云：“？亦峭也，方俗語

有輕重耳。”(b) 錢大昭《疏義》引錢大昕云：“？疑祧之譌，祧之言超也，超有高義。”(c) 朱駿聲曰：“？段借為曉。”朱說是。《俶真篇》：“蕭條霄霏。”義與此文相同，王念孫釋為“虛無寂寞”，則為“高”義之引申。楊樹達曰：“‘霄霏’與‘逍遙’同，高說非是。”未確。

(22) 劉覽偏照，復守以全

高注：劉覽，回觀也。劉，讀“留連”之留，非“劉氏”之劉也。

按：劉，梁履繩、馬宗霍讀為瀏、流，是也。偏，楊樹達、張雙棣謂偏為徧誤，失攷。何寧引《荀子·王制》“分均則不徧”，王念孫曰：“徧、徧古字通。”謂不煩改字，是也。朱珔《說文假借義證》亦引王念孫曰：“古書多以徧為徧。”回觀，猶言周覽。

(23) 是故疾而不搖，遠而不勞

按：《方言》卷2：“搖，疾也。”疾而不搖，言雖疾速但不趨走耳。《賈子·容經》：“造而不趨，稍而不苦。”劉師培《賈子新書補釋》謂造訓疾，與本文可互參。魏·嵇康《琴賦》：“疾而不速，留而不滯。”彭裕商曰：“搖，搖動顛簸。”未是。

(24) 萬物之變，不可究也

按：究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救”，借字。古從九、從求之字多通用。《文子》一本亦作“究”。

(25) 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而後動，性之害也

按：害，當據《禮記·樂記》、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欲”，《類聚》卷72引晉·庾闡《斷酒戒》：“爾不聞先哲之言乎？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”《廣弘明集》卷18引晉·戴安公《釋疑論》：“夫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性欲既開，流宕莫檢。”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是之謂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，是之謂真人。”晉·郭象注：“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物之感人無窮，人之逐欲無節，則天理滅矣。”皆當作“欲”之確證。俞樾謂“害”、“欲”並“容”字之誤，于大成從之，未確。《史記·樂書》作“頌”，《集解》：“徐廣曰：‘頌音容，今《禮》作欲。’”“頌”亦當作“欲”，《正義》：“其心雖靜，感於外情，因物而動，是性之貪慾也。”《正義》所解是也。

(26) 好憎成形，而知誘於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滅矣

高注：形，見也。誘，感也。滅，猶衰也。

按：《禮記·樂記》：“知誘於外，不能反躬。”鄭注：“形，猶見也。知，猶欲也。誘，猶道也、引也。躬，猶己也。”“道”同“導”。知誘於外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智出於外”，于大成謂《文子》“出”當從別本作“怵”，讀為誅，訓“誘”。“出”當即“怵”音誤，于說是也。滅，當從《史記·樂書》《正義》解作“滅絕”。吳承仕謂高注“感”當作“惑”，失之。

(27) 故達於道者，不以人易天

高注：天，性也。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。一說曰：天，身也，不以人間利欲之事易其身也。

按：高注似訓易為改易，未確。易，輕易、輕視。天，天性，指自然屬性。不以人易天，言遵循、重視自然規律。

(28) 是以處上而民弗重，居前而衆弗害

高注：言民戴仰而愛之也。

按：于省吾謂害當作容，讀為頌。《老子》第66章：“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”河上注：“聖人在民前，不以光明蔽後，民親之若父母，無有欲害之心也。”《主術篇》：“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，錯之前而弗害也。”何寧引以上二條材料，謂于說非也，甚確。《文子·道原》、《治要》卷41引《淮南子》並作“害”字，可助證何說。

(29)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

按：裴學海《古書虛字集釋》曰：“敢，猶能也。”王念孫據《老子》及《治要》卷41所引，校“敢”作“能”，于大成從之，未確。《文子·道原》亦作“敢”字。

(30) 射者扞烏號之弓，彎綦衛之箭

高注：扞，張也。彎，引也。

按：《玉篇》：“扞，持也。”《韓子·說林下》：“弱子扞弓，慈母入室閉戶。”王引之曰：“當作‘扞弓’。扞弓，引弓也。《說文》：‘𠄎，滿弓有所嚮也。’字或作扞，《大荒南經》‘有人方扞弓射黃蛇’，郭注曰：‘扞，挽也，音紆。’《呂氏春秋·壅塞》：‘因扞弓而射之’，高注曰：‘扞，引也。’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：‘射者扞烏號之弓’，高注曰：‘扞，張也。’今本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‘扞’字皆誤作‘扞’，唯《山海經》不誤，則賴有郭音也。”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“𠄎”條亦謂《山海經》扞段為𠄎，《廣雅》“𠄎，張也”條王念孫《疏證》亦謂《淮南子》扞與𠄎通，王叔岷、陳奇猷並采王引之說。尋《列子·仲尼》：“引烏號之弓，綦衛之箭。”正作“引”字，可為段氏、二王說佐證。扞，莊校本作“扞”，《御覽》卷347、914引作“扞”。楊樹達曰：“扞，《說文》作‘𠄎’，云：‘滿弓令有所嚮也。’”當謂扞讀為𠄎（𠄎），《說文》“𠄎，滿弓有所嚮也。從弓于聲。”楊氏失檢。《玉篇》：“𠄎，弓滿也，持也，引也，張也。”《廣韻》：“𠄎，滿挽弓有所嚮。”又按《呂氏春秋·貴卒》：“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，中鉤。”楊樹達謂當作扞，段為𠄎，王利器從之。陳奇猷則謂“扞、關、貫皆彎之通假字”，似未確。高氏“扞”訓“張”、“引”，郭氏“扞”訓“挽”，正與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相合。

(31) 無以異於使蟹捕鼠

高注：以艾灼蟹匡上，內置穴中，迺熱走窮穴，適能禽一鼠也。

按：《御覽》卷942引“內”作“納”，“禽”作“擒”，並古今字。又引《淮南萬畢術》：“燒蟹致鼠。”[6]

(32)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，諸侯背之，海外有狡心

高注：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。

按：狡，讀為傲，古從交從敖之字多通用。言海外有傲倖之心也。

(33) 乃壞城平池

按：池，《御覽》卷82引誤作“地”。

(34) 是故鞭噬狗、策蹶馬，而欲教之，雖伊尹造父弗能化

按：策蹶馬，《意林》卷2引作“捶蹶馬”。《集韻》：“蹶，或從是。”“蹶”同“蹶”，本為名詞“蹄”，用為動詞，則為“踢”。《說文》：“策，馬箠也。箠，擊馬也。”箠，本為名詞“馬鞭”，用為動詞，則同“捶”。楊樹達曰：“《說文》蹶訓足，‘蹶馬’連文無義。蹶蓋假為蹶，蹶也、蹶也。”楊氏失攷。張雙棣曰：“蹶用作動詞即為蹶。楊謂蹶假蹶，非是。”

(35) 故體道者逸而不窮，任數者勞而無功

按：《韓子·飾邪》：“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，故佚而有功……亂主使民飾於智，不知道之故，故勞而無功。”《孔叢子·抗志》：“體道者逸而不窮，任術者勞而無功。”並可與此文相參證。數，術也。上文“釋大道而任小數”，《御覽》卷951引數亦作術。逸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佚”，借字。

(36) 夫峭法刻誅者，非霸王之業也

按：峭法刻誅，《治要》卷41引同，有注：“峭，峻。”《文選·西征賦》李善注引作“峭法刻刑”，又引許慎曰：“峭，峻也。”《原本玉篇殘卷》：“峭，《淮南》：‘峭法刻刑’。許叔重曰：‘峭，峻也。’野王案：此謂嚴尅也。”峭、峭為正、俗字，《說文》：“峭，峻也。”峻、峻並？借字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“事皆決於法，刻削毋仁。”削，借為峭。《玉篇》：“誅，罰也。”刑，讀為，罰，罰也。”經典通作“刑”。刑、誅同義。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法刻刑誅”，斯為不辭。

(37) 離朱之明，察箴末於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見淵中之魚；師曠之聰，合八風之調，而不能聽十里之外

按：《類聚》卷17引《慎子》：“離朱之明，察毫末於百步之外，下水尺，不能見淺深，非目不明，其勢難覩也。”[7]漢·嚴遵《道德指歸論》卷3：“晝見星於天，夜見魚於淵，耳比八風之調，目領羣獸之毛。”可與此文相參證。合、比同義，猶言和協、協調。《傲真篇》：“目數千羊之群，耳分八風之調。”“分”為“合”字形誤。《宋高僧傳》卷30：“備五彩而服章，合八風而成樂。”亦作“合”之旁證。

(38) 脩道理之數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則六合不足均也

高注：均，平也。

按：王念孫據《御覽》卷37、180所引，及《文子·道原》，謂脩當作循。于大成又舉《長短經》卷8自注引作“循”證之。二氏所說是也，《子華子·晏子》：“於傳有之，循道理之數，而以輔萬物之自然，六合不足均也。”《文子·自然》：“無權不可為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數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。”亦作“循”字。《韓子·喻老》：“故不乘天地之資，而載一人之身；不隨道理之數，而學一人之智，此皆一葉之行也。”《文子·下德》：“不因道理之數，而專己之能，則其窮不遠。”循、隨、因同義，並其旁證。《主術篇》：“夫推而不可為之勢，而不脩道理之數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，而況當世之主乎？”“脩”亦“循”之誤。不足，猶言不難，參見裴學海《古書虛字集釋》。

(39) 夫萍樹根於水，木樹根於土

按：二“樹”字，《御覽》卷1000引並作“植”。《搜神記》卷12：“木株於土，萍植于水。”[8]本于此文。

(40) 鳥排虛而飛，獸蹠實而走

高注：蹠，足也。實，地也。

按：蹠，《白帖》卷95、《御覽》卷889引同，《御覽》卷914引作“厥”。馬宗霍謂蹠訓踐，是也。厥讀為蹠、歷，本篇下文“先者踰下，則後者歷之。”高注：“歷，履也。”

《文選·上林賦》：“蹠石闕”，郭璞注：“蹠，蹋也，音厥。”又《思玄賦》：“蹠白門而東馳兮，雲台行乎中野。”李善注引《漢書音義》：“韋昭曰：‘蹠，蹋也。’”李周翰注：“蹠，履也。”又《羽獵賦》：“蹠松柏”，李善注：“蹠，踏也。”

(41) 羽者嫗伏，毛者孕育

高注：嫗伏，以氣剖卵也。

按：《玉燭寶典》卷1引許注：“嫗伏，以氣伏孚卵也。”可證“剖卵”即“孚卵”。剖，讀為孚，俗作孵。《泰族篇》：“卵割於陵。”王念孫曰：“割當為剖，字之誤也。《初學記》、《白帖》、《御覽》引此並作‘卵剖’，《開元占經》引作‘卵孚’，孚、剖聲相近。”[9]朱起鳳《辭通》卷15曰：“剖從音聲，與孚聲近。”《說文》：“孚，卵孚也。”徐灝箋：“孚、伏、抱一聲之轉，今俗謂雞伏卵為步，即孚之重唇音稍轉耳。”今吳方言亦有“雞步窠”、“步小雞”之語。字或作部，《呂氏春秋·季春紀》：“戴任降于桑”，高注：“部生於桑。”郝懿行曰：“部蓋借為‘抱雞’之抱。”字也作抱、菹，《方言》卷8：“北燕、朝鮮、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。”《玄應音義》卷5、《慧琳音義》卷52引抱作菹。丁惟汾《方言音釋》曰：“抱古音讀剖，為孚之異文。”育，《禮記·樂記》、《史記·樂書》作“鬻”，鄭注：“鬻，生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鬻，音育，生也。”

(42) 秋風下霜，到生挫傷

高注：草木首地而生，故曰到生。挫傷者，彫落也。

按：到，一本作“倒”，並讀為葑，《說文》：“葑，草木倒。”顧廣圻曰：“到與倒通，古本皆作‘到’，作‘倒’者非是。”未得本字。

(43) 昆蟲蟄藏，草木注根，魚鱉湊淵

按：注，張雙棣訓集向、聚向，是也。注讀為著，《周禮·天官·瘍醫》“祝藥”，鄭注：“祝，當為注。注謂附著藥。”

(44) 木處榛巢，水居窟穴

高注：聚木曰榛。

按：《說林篇》：“榛巢者處林茂，安也；窟穴者託埵防，便也。”榛，並讀為櫓，動詞。《廣雅》：“櫓，巢也。”指聚集柴木構築居室。字或作曾、層，本字為增。專字為增，《說文》：“增，北地高樓無屋者。”《禮記·禮運》：“冬則居營窟，夏則居櫓巢。”鄭注：“寒則累土，暑則聚薪柴居其上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櫓，本又作增，又作曾，同。”孔疏：“謂櫓聚其薪以為巢。”《家語·問禮》同《禮記》，王肅注：“掘地而居謂之營窟。有柴謂櫓，在樹曰巢。”因稱所建之巢室為櫓巢，名詞。窟，讀為掘，動詞，指挖掘洞穴構築居室。因稱所掘之洞穴為掘穴，名詞。《主術篇》：“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，明主弗樂。”正作本字“掘”。《荀子·法行篇》：“夫魚鼈龜鼃猶以淵為淺，而掘[穴]其中；鷹鷂猶以山為卑，而增巢其上。”[10]楊倞注：“掘與窟同。”《大戴禮記·曾子疾病》：“鷹鷂以山為卑，而增巢其上；魚鼈龜鼃以淵為淺，而鑿穴其中。”[11]《治要》卷35引《曾子》：“鷹隼以山為庫而[增]巢其上，魚鼈龜鼃以川為淺而窟穴其中。”[12]《類聚》卷36引梁·劉孝標《山棲誌》：“夫鳥居山上，曾巢木末；魚潛川下，窟穴沙泥。”[13]諸例中“增（曾、層）巢”、“窟（鑿、掘）穴”皆動賓結構。尋《說苑·敬慎》：“夫飛鳥以山為卑，而層巢其巔；魚鼈以淵為淺，而穿穴其中。”又《說叢》：“鷹鷂以山為卑，而增巢其上；龜鼃魚鼈以淵為淺，而穿穴其中。”《潛夫論·忠貴》：“夫鳥以山為卑，而櫓巢其上；魚以淵為淺，而穿穴其中。”[14]《老子》第50章魏·王弼注：“夫虻蟻以淵為淺，而鑿穴其中；鷹鷂以山為卑，而增巢其上。”四例作“穿穴”、“鑿穴”，則“窟（鑿、掘）”為“挖掘”義至顯。左松超《說苑集證》曰：“掘借為窟，鑿借為歛，與穿同義。層、曾、櫓並借為增。窟亦借為掘。”左說是也，《廣雅》：“歛、掘，穿也。”字或作掘、擻、闕，《集韻》：“掘，《說文》：‘搯也。’或从土。”又“掘，穿也，或作闕，亦書作擻。”王引之曰：“榛當讀為櫓”，甚確；而謂“櫓巢連文，則櫓即是巢，猶窟穴連文，則窟即是穴。”則誤以“櫓”、“窟”為名詞矣。

(45) 禽獸有芘，人民有室

高注：芘，蓐也。

按：芘，劉績、王念孫校為芘，並是也。芘，當讀為葢，《說文》：“葢，一曰蓐也。”《廣韻》葢音側鳩反，芘音巨鳩反。

(46) 由此觀之，萬物固以自然，聖人又何事焉

按：固，當作“因”，上文云“因天地之自然”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“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”

(47) 九疑之南，陸事寡而水事衆，於是民人被髮文身，以像鱗蟲

高注：被，翦也。

按：劉文典曰：“《類聚》卷7、《御覽》卷41引，衆并作多，疑許注本如此。”《白帖》卷5、《海錄碎事》卷3、《緯略》卷8引亦作“多”。王引之謂被無翦訓，改“被”為“斲”。被、斲形聲俱遠，無緣致訛。朱駿聲謂被借為被，《說文》：“被，一曰析也。”亦未得。被，當作“祝”，形近而誤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：“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”亦誤作“被”字。《後漢書·杜篤傳》《論都賦》李賢注引《穀梁傳》曰：“越人被髮文身。”今《穀梁傳·哀公十三年》作“吳，夷狄之國也，祝髮文身。”《列子·湯問》：“南國之人祝髮而裸。”張湛注：“祝，之六反。孔安國注《尚書》云：‘祝者斷截其髮也。’《漢書》云：‘越人斷髮文身，以避蛟龍之害。’一本作‘被’，恐誤。”《戰國策·趙策二》：“被髮文身，錯臂左衽，甌越之民也。”姚校：“被，三本作祝，《史》作翦。”皆“被”為“祝”誤之證。按姚引《史記》見《趙世家》，“斷髮文身”、“翦髮文身”、“祝髮文身”為南越、荊蠻風俗，《吳越春秋·吳太伯傳》：“（太伯、仲雍）遂之荊蠻，斷髮文身，為夷狄之服。”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“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”而“被髮”，有二義：（a）被讀為辮，“辮髮”為西南夷及胡俗，《論語·憲問》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”《後漢書·西羌傳》：“羌胡被髮左衽。”尋《漢書·終軍傳》：“解編髮，削左衽。”顏師古注：“編，讀曰辮。”又《西南夷傳》：“編髮隨畜移徙，亡常。”顏師古注：“編音步典反。”《後漢書·西南夷傳》：“辮髮隨畜遷徙，無常。”《南齊書·高帝本紀》：“是以辮髮左衽之首，款關請吏。”此可證“被髮”即“辮（編）髮”。（b）“被”同“披”，謂披散其髮，《左傳·成公十年》：“晉侯夢大厲，被髮及地，搏膺而踊。”汪少華謂“被髮文身”與“被髮左衽”的“被髮”都同樣指披散頭髮[15]，則是將東、西夷風俗混一，有必要一辨。

（48）短袂攘卷以便刺舟

高注：卷，卷臂也。

按：朱駿聲謂攘借為纒，卷借為綦，《說文》：“纒，援臂也。綦，攘臂繩也。”[16]蔣禮鴻、何寧說同，楊樹達說“卷”字亦與朱氏同。刺，讀為？，《說文》：“？，側行也。”

（49）鴈門之北，狄不穀食，賤長貴壯，俗尚氣力，人不 弓，馬不解勒

按：俗，王念孫據《御覽》卷358所引改為“各”，劉文典、楊樹達駁之。所駁是也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“故其俗誇奢，上氣力。”《三國志·諸葛恪傳》：“俗好武習戰，高尚氣力。”《晉書·伏滔傳》：“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。”並其不誤之證。

（50）今夫徙樹者，失其陰陽之性，則莫不枯槁

高注：失，猶易也。

按：何寧曰：“《齊民要術》卷4引徙作移。”《類說》卷44引亦作“移”。高注“失，猶易也”，據下文“形性不可易”為說。

（51）以恬養性，以漠處神，則入於天門

按：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以恬養智，以漠合神，即乎無門。”可互校。此文“性”當作“智”，《莊子·繕性》：“古之治道者，以恬養知，生而無以知為也，謂之以知養恬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知，音智。”為此文所本，“知”同“智”，《白帖》卷26、《說文繫傳》“恬”字條、《雲笈七籤》卷94引《莊子》並作“智”。顧觀光曰：“‘即’下脫‘入’字，‘無’當作‘天’。”俞樾說同。李定生、徐慧君則謂俞說非是，云：“即乎無門，與上‘出乎無門’相一致。《廣韻》：‘即，捨也。’無門，謂大道也。”可參。

(52) 偶 智故

按：偶，本字為“隅差”，《本經篇》：“衣無隅差之削。”高注：“隅，角也。差，邪也。古者質，皆全幅為衣裳，無有邪角。邪角削殺也。”隅指直角，差，誤差。古者衣裳以全幅為之，沒有折角，故無削殺、裁剪之誤差。王念孫從高注訓邪，未當。字或作“隅眚”（參王念孫說）[17]，《齊俗篇》：“（衣）不務於奇麗之容，隅眚之削。”字或作“鬮差”（參劉台拱說），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天下之變，境內之事，有弛易鬮差者矣。”王先謙曰：“齒不齊曰鬮。鬮差，參差不齊。”劉台拱曰：“鬮鬮不正，參差不齊。”《辭通》卷2曰：“鬮差，言齒相侷也，即齟齬之義。”並以“鬮差”為本字，失之。《呂氏春秋·君守》：“智差自亡也。”高注：“差，過也。用智過差，極其情欲以自消亡也。”高氏差訓過，“過差”為漢代人成語，猶言過分、過甚，故以“極”字申之。俞樾謂“智差”即“偶 智故”，高亨謂差訓邪，陳奇猷謂“智差”即偽詐，張雙棣從之，並失之。

(53) 循天者，與道遊者也；隨人者，與俗交者也

高注：循，隨也。遊，行也。

按：《人間篇》：“知天而不知人，則無以與俗交；知人而不知天，則無以與道遊。”[18]可與此文互證。

(54)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，拘於隘也；夏蟲不可與語寒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與語至道，拘於俗、束於教也

按：《莊子·秋水》：“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”為此文所本。張雙棣曰：“郭慶藩云：‘司馬訓篤為厚，其說迂曲難通。《爾雅》：‘篤，固也。’篤字正與上下文拘、束同義。’雙棣按：郭說是，篤亦可訓困，困亦與拘、束同義。”郭說實本于王念孫，見王引之《爾雅述聞》所引。篤訓困，本字為？，《說文》：“？，窮也。”

(55)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，不以欲亂情

高注：天，身也。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，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。

按：身，一本作“理”。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故聖人不以事滑天，不以欲亂情。”《道原》又云“不以物滑和，不以欲亂情。”[19]

(56) 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為而成，精通於靈府，與造化者為人

高注：《詩》云：“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”故曰不謀而當，不慮而得也。

按：《呂氏春秋·本生》：“若此人者，不言而信，不謀而當，不慮而得，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。”為此文所本。此文“不言而信”四字當在“不謀而當”上，《文子·道原》誤同此文。觀高注引《詩》以解“不謀而當，不慮而得”，則其間亦必不容錯入“不言而信”四字矣。《亢倉子·全道篇》：“神全之人，不慮而通，不謀而當。”亦為旁證。《荀子·君子》：“不視而見，不聽而聰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知，不動而功。”“不為而成”即“不動而功”。

(57) 昔舜耕於歷山，耆年而田者爭處境垧，以封壤肥饒相讓；釣於河濱，耆年而漁者爭處湍瀨，以曲隈深潭相予

高注：湍瀨，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。曲隈，崖岸委曲。深潭，回流饒魚之處。

按：《韓子·難一》：“歷山之農者侵畔，舜往耕焉，耆年畊畝正；河濱之漁者爭坻，舜往漁焉，耆年而讓長；東夷之陶者器苦窳，舜往陶焉，耆年而器牢。仲尼歎曰：‘耕、漁與陶，非舜官也，而舜往為之者，所以救敗也。舜其信仁乎！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。故曰：聖人之德化乎！’”與本書所載“釣於河濱”相同。《管子·版法解》：“舜耕歷山，陶河濱，漁雷澤。”《墨子·尚賢中》、《呂氏春秋·慎人》、《新序·雜事一》、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、《列女傳》卷2、《初學記》卷9引《帝王世紀》所記皆“耕”、“陶”、“漁（釣）”三事，地點亦合。《尚書大傳》卷1：“舜販於頓丘，就時負夏，陶於河濱，漁雷澤之中，堯致舜天下，贈以昭華之玉。”《御覽》卷409引《魯連子》：“舜耕於歷山而交益，陶於河濱而交禹。”《說苑·反質》：“歷山之田者善侵畔，而舜耕焉；雷澤之漁者善爭陂，而舜漁焉；東夷之陶器窳，而舜陶焉。”三書所記，則詳略不同。《路史》卷21：“歷陽之耕侵畔，乃往耕焉，田父推畔，爭以督亢授；濩澤之漁爭坻，乃往漁焉，人異長，爭以深潭與；東夷之陶苦窳，陶於河濱，期年而器以利。”則所漁地點又異。《資治通鑑外紀》卷1：“耕於歷山，耆年而田者爭處境垧，以封壤肥饒相讓；漁於雷澤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；陶於河濱，河器不苦窳。”與本書最近，疑本書當作“陶於河濱”，下脫“河器不苦窳；漁於雷澤”九字。境垧，楊樹達讀為“磽确”，《說文》：“磽，磬也。确，磬也。”《原本玉篇殘卷》“确”字條、《御覽》卷81引正作“磽确”。封壤，王念孫據《御覽》卷81、《爾雅》邢昺疏引改作“封畔”，蔣禮鴻、何寧補引《原本玉篇殘卷》“确”條引亦作“封畔”，可從。《資治通鑑外紀》卷1、《記纂淵海》卷60並作“封壤”，則宋時已誤。潭，《御覽》卷81引作“澗”，《原本玉篇殘卷》“澗”字條云：“《淮南》‘以曲隈深澗相與’，許叔重曰：‘澗，入之處也。’野王案：謂澗利也。”陶方琦、易順鼎謂澗為澗字之誤；蔣禮鴻、馬宗霍謂澗當作澗，高本作“深潭”為長。按“深潭”、“深澗”並通，澗為澗字之誤，野王說非也。攷《楚辭·抽思》王逸注：“潭，淵也，楚人名淵曰潭。”《淮南》多楚語，疑作“深潭”為《淮南》之舊。《說文繫傳》：“澳，隈崖也。其內曰澳，其外曰隈，從水奧聲。臣鍇按《淮南子》：‘漁者以其隈澳曲崖相讓。’內謂岸內曲；隈，外曲也。”

(58) 使舜無其志，雖口辯而戶說之，不能化一人

高注：志，王天下之志也。一曰：人心之志也。

按：志，當從《記纂淵海》卷60所引作“德”，字之訛也。《韓子》仲尼歎曰：“聖人之德化乎”，正贊舜有德而化天下，尤為確證。張雙棣曰：“此‘志’當即上文之‘玄德’，注

非。”張說得其意，未得其字。“志”當為“息”誤，“息”為“德”古字。

(59) 保其精神，偃其智故

按：保，讀為寶。偃，讀為掩，參下“掩其聰明”條。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厲其精神，偃其知見”。

(60) 故窮無窮，極無極，照物而不眩，響應而不乏

按：《荀子·脩身》：“夫驥一日而千里，駑馬十駕，則亦及之矣，將以窮無窮、逐無極。”《意林》卷1引作“窮無窮、極無極”。乏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知”。

(61) 所謂志弱者，柔毳安靜，藏於不敢，行於不能

按：不敢，俞樾謂當從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不取”，已為劉文典、楊樹達、蔣禮鴻所駁；何寧謂語本《管子·勢》：“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”。尋《管子·勢》云：“故賢者安徐正靜，柔節先定，行於不敢，而立於不能，守弱節而堅處之。”本文上句“所謂志弱者，柔毳安靜”，亦與《管子》意合，何氏失之交臂。其實皆本於《老子》第73章：“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”此文以“不敢”、“不能”為行藏，即守柔、守弱之義。《文子·道德》：“立於不敢，設於不能。”亦可互參。行、藏對舉，猶言行、止，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”藏於不敢，即《文子》“立於不敢”，言以不敢而處世。行於不能，即《文子》“設於不能”，言以不能而行事。《說文》：“設，施陳也。”與“行”、“用”同義。《管子》“行”、“立”當互易，當作“立於不敢而行於不能”，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順道》：“立於不敢，行於不能。”尤為確證。

此諸家所未及。

(62) 在中以制外

按：《文子·道原》同。在，猶處也。馬宗霍謂在訓居，是也。王利器曰：“陳季皋先生以為‘在’當為‘任’。案《爾雅》：‘在，察也。’不必改字。”二說皆誤。

(63) 排患扞難

按：扞，張雙棣訓禦，是也。本字為𢇇，《說文》：“𢇇，止也。”

(64) 力無不勝，敵無不凌

按：凌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陵”，並讀為凌，《說文》：“凌，越也。”

(65) 應化揆時，莫能害之

按：害，讀為遏，阻止。本書“莫之能V”句式共6見，為常式，此例為變式。

(66) 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同；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

高注：同，等也。至於如己者則等，不能勝也。

按：《詮言篇》：“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與同則格；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度。”許注：“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，己以強加之，則戰格也。”《文子·道原》、《符言》並作“至於若己者而格”。格，讀為格，擊也。《列子·黃帝》作“至於若己者剛”，張湛注：“必有折也。”《說文》：“剛，強斷也。”張氏用許說。楊伯峻《列子集釋》引吳闓生說，謂“剛”當作“戕”，無據。同，讀為撞、？、？，亦擊也。

(67) 而堅強者，死之徒也

高注：徒，眾也。

按：此句見《老子》第76章，《廣韻》：“徒，黨也。”《韓子·解老》：“四肢與九竅，十有三者。十有三者之動靜，盡屬於生焉。屬之謂徒也，故曰：‘生之徒也十有三者’。”高注徒訓眾，與韓子解“徒”為“屬”相合。高亨《老子正詁》引馬敘倫曰：“徒，讀為道途之途。”馬說非是，不煩改讀。

(68) 然而趨舍指湊

高注：指，所之也。湊，所合也。指湊猶言行止也。

按：高注“之”即“至”義。朱駿聲曰：“指，段借為底。”朱說是，《國語·周語上》韋昭注：“底，至也。”字或作底，《玉篇》：“底，至也。”《書·微子》：“今爾無所指告”，《左傳·襄公九年》作“無所底告”，此指、底相通之證。金其源謂指同旨，失之。

(69) 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

按：有，猶見也，訓見拙著《古書虛詞旁釋》。《類聚》卷23引後漢·張奐《誡兄子書》：“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”，可為旁證。茅本等“有”作“知”，恐為臆改，非《淮南》之舊。《莊子·則陽》：“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未嘗不始於是之，而卒訕之以非也，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”又《寓言》：“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始時所是，卒而非之，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”傳聞異辭。

(70) 先者難為知，而後者易為攻也

按：攻，攻擊、指責、改正。言後者容易指責先前的錯誤，故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。于鬯、楊樹達謂攻讀為功，並失之。

(71)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，先者論下則後者歷之

按：論，當從別本作“踰”。踰，下降。《大戴禮記·武王踐阼》：“王下堂，南面而立。”上博簡《武王踐阼》“下”作“逾”，逾、踰古字通。

(72) 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

高注：周，調也。數，術也。合於時，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也。

按：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調其數而合其時”，調亦合也。

(73) 時之反側，間不容息

高注：言時反側之間，不容氣息，促之甚也。

按：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時之變則，間不容息。”俞樾曰：“變與反通，則乃側之假字。”

(74) 禹之趨時也，履遺而弗取，冠掛而弗顧

按：弗取，《齊民要術》卷1引作“不納”，《御覽》卷77引作“弗納”。《路史》卷22作“冠罽而弗顧，履稅而弗納。”疑為許本。《類聚》卷20引同此，蓋高、許之異。

(75) 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

按：抱，《文子·道原》誤作“拘”。《老子》第28章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蹊。”抱亦守也。

(76) 脩極於無窮，遠淪於無崖；息耗減益，通於不訾

高注：訾，量也。

按：淪，讀為踰，莊本等及《文子·道原》誤作“淪”；王叔岷曰：“淪即淪之形誤。”李定生、徐慧君曰：“淪，原義為小波，此謂波及之義。”彭裕商曰：“淪，入，至於。”並未是。通，《文子》作“過”。彭裕商曰：“此‘過’字可能是‘通’字之誤。”《御覽》卷58引《文子》，有注：“湧出曰息，煎乾曰耗，出川支流曰減，九野注之曰益，過於不訾者，言過尾閭，入天壑、入無底谷。”益，汜溢、漫溢，後作“溢”。訾訓量，朱駿聲謂借為咨。趙宗乙謂借為賁，未得本字。

(77) 澤及蚊虻而不求報

高注：蚊，蚊行也。虻，微小之蟲也。

按：蚊，別本作“跂”。蚊虻，《文子·道原》、《御覽》卷951引同；《御覽》卷58引作“跂蹠”，注作：“跂，蹠行也。蹠，微小之蟲也。”跂蹠，為“蚊行虻動”之省，《修務篇》：“蚊行虻動之蟲，喜而合，怒而鬪。”本篇即指蚊行虻動之蟲，用為名詞。《說文》：“蚊，行也。虻，腹中短蟲也。跂，足多指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蹠，舉足也。”《集韻》：“蚊，蟲行，或作跂。”當以“跂蹠”為本字。

(78) 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費

高注：贍，足也。既，盡也。德澤加于百姓，不以為己財費也。

按：張雙棣謂費訓損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：“施而不費。”杜注：“因民所利而利之。”為此文所本。《玉篇》：“贍，周也，假助也。”《廣雅》：“施，予也。”《集韻》：“贍，賙也。施，與也。”高注贍訓足，未安。

(79) 擊之無創，刺之不傷，斬之不斷，焚之不然

按：刺，《御覽》卷58引作“ ”，為“射”之古字。焚之不然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灼之不熏”。

(80) 淖溺流遁，錯繆相紛，而不可靡散

高注：遁，逸也。錯繆相紛，彼此相糾也。

按：淖溺流遁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淖約流循”。遁，讀為循，循環。流循，猶言流轉。下文“蟠委錯紛，與萬物始終[流轉]”[20]，是其誼。彭裕商謂“循”、“遁”訓行，未允。

(81) 利貫金石，強濟天下

高注：水流缺石，是其利也。舟船所載無有重，是其強也。濟，通也。

按：濟，當從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淪”，沉沒。《說文》：“淪，一曰沒也。”言水之利，可貫穿金石；水之強，可沉沒天下。高注“舟船所載”云云，未得其旨。

(82) 有餘不足，與天地取與

按：上“與”，猶隨也、任也。別本作“任天下取與”，蓋據《文子·道原》改，“任”義同“與”，“下”字誤。《御覽》卷58引作“與天地取與”，是其舊本。下文“與天地鴻洞”、“與萬物始終”，並作“與”字。

(83) 出生入死，自無蹠有，自有蹠無，而以衰賤矣

按：衰賤，衰落卑賤。《越絕書·外傳記范伯傳》：“（范伯）自謂衰賤未嘗世祿，故自菲薄。”亦此意。吳汝綸謂“衰賤”當據《俶真篇》改為“衰漸”，未確。二文文例不同，不可據改。《御覽》卷58引亦作“衰賤”。

(84) 是故清靜者，德之至也；而柔弱者，道之要也；虛而恬愉者，萬物之用也

高注：萬物由之，得為人用。

按：張雙棣曰：“《文子·道原篇》作‘萬物之祖也’，似作‘祖’義長。高注因‘用’為說，蓋高所見本已作‘用’。”張說未確。《文子》作“清靜者，德之至也；柔弱者，道之用也；虛無恬愉者，萬物之祖也。”文不同。《御覽》卷58引亦作“萬物之用”。別本及《文子》誤作“虛無恬愉”，向宗魯、王叔岷據藏本、景宋本及《御覽》卷58所引校為“虛而恬愉”；《楚辭·遠遊》：“漠虛靜以恬愉兮，澹無為而自得。”“以”用同“而”，此其旁證。

(85) 卓然獨立，塊然獨處

按：獨處，劉文典據《文選·與侍郎曹長思書》李善注引校作“幽處”，已為楊樹達所駁；何寧申楊說，謂《文選·鷓鴣賦》、《答盧諶》、《雜詩》李善注引並作“獨處”。尋《御覽》卷58引亦作“獨處”，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“今世之處士，時雖不用，崛然獨立，塊然獨處。”亦其佐證。

(86) 懷囊天地，為道關門

高注：門，道之門。

按：《御覽》卷58引“關”作“開”，引注作“開道之門”。王叔岷曰：“《御覽》引關作開，乃俗書形近之誤。”何寧謂疑作“開門”是，舉《管子·心術》：“天曰虛，地曰靜，乃不伐。潔其宮，開其門，去私毋言，神明若存”為證。何說未確，《管子》房玄齡注：“宮者，心之宅，猶靈臺也。門謂口也，開口，使順理而言。”與此文“道之門”無涉。尋漢·嚴遵《道德指歸論》卷3：“故能塞其聰明，閉其天門，關之以舌，鍵之以心，非時不動，非和不然，國家長久，終身無患。”為道關門，猶言黜其聰明，閉其天門，而守之以神，不用智巧，而循自然也。何寧又謂“注亦當作‘開道之門’，若釋‘門’字，則注語贅設矣。”何說亦未得，下文“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”，高注亦曰：“門，道之門也。”

(87) 穆忞隱閔

高注：穆忞隱閔，皆無形之類也。

按：類，吳承仕、蔣禮鴻校為“（貌）”。錢繹《方言箋疏》卷7謂“穆忞”即“莫文”，是“文莫”之倒文，也即“侷莫”；朱起鳳《辭通》卷14謂“穆忞”即《精神篇》“芒芟漠閔”之“漠閔”。諸家未引，茲為出之。張雙棣引朱起鳳曰：“‘穆忞’疑即‘沕穆’之倒文。”見《辭通》卷21“沕穆”條按語。

(88) 循之不得其身

按：劉文典曰：“循為搯段，《說文》：‘搯，摩也。’”劉說是也，《俶真篇》：“捫之不可得也。”《道應篇》：“搏之不可得。”搏讀為拊，《說文》：“拊，搯也。捫，撫持也。”段注：“捫，又專謂摩挲。”可相互參證。

(89) 是故一之理，施四海；一之解，際天地

高注：解，達也。際，機也。

按：《管子·內業》：“一言之解，上察於天，下極於地。”又《心術下》：“是故聖人一言解之，上察於天，下察於地。”《十六經·成法》：“一之解，察於天地；一之理，施于四海。”《文子·道原》：“一之理，施于四海；一之嘏，察於天地。”為此文所本。郭沫若《管子集校》引許維通說，謂察、際聲同義通，訓“至”；張雙棣曰：“際當訓至。”際當讀為察，訓審察、窮究。彭裕商曰：“察，知曉。《原道訓》作‘際’，即帛書的‘察’。”《內業》察、極對舉，極亦窮究之誼。《管子》“窮天地，被四海”，即此文“施四海，際天地”之誼。施，延及，與“被”同義。高注：“際，機也。”機讀為儼，《說文》：“儼，精謹也。”朱駿聲曰：“此譏察之本字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趙注：“譏，察也。”字或作幾，《禮記·玉藻》鄭注：“幾，察也。”吳承仕曰：“疑機當為幾。幾，近也、盡也。”王利器曰：“注‘機’疑當作？……引申為凡近之詞。”皆可商。解，《文子》作“嘏”，彭裕商曰：“二字古音相近，同屬見母，韻部則魚、支旁轉。”所說是也。道藏本《通玄真經續義釋音》云：“嘏，音假，大也。”王利器申之；李定生、徐慧君曰：“嘏，大遠也。又予福也。解與嘏，音相近，當作嘏。”並非其誼也。

(90) 萬物之總，皆闕一孔；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

按：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成法》：“萬物之多，皆闕一空。”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文子》此例闕訓出，是也。闕、出同義對舉。闕讀為脫，《管子·霸形》：“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。”尹注：“脫，出也。”馬宗霍謂闕訓具，尋《說文》：“闕，具數於門中也。”乃“計算”之義，非“具備”義，馬說非是。馬氏又引《詩》毛傳：“闕，容也。”謂本文訓容亦通。闕訓容，乃“喜悅”、“悅懌”義，而非“容受”義，此說亦非是。《俶真篇》：“此皆生[于]一父母而闕一和也。”[21]闕亦當訓出。高注：“闕，總也。”李定生、徐慧君曰：“闕訓總，猶容也。”並失之。《文子·微明》：“天地之所覆載，日月之所照明，陰陽之所煦，雨露之所潤，道德之所扶，皆說一和也。”說亦讀為脫。王利器、李定生、徐慧君謂說為闕形誤，亦失之。

(91) 是故至人之治也，掩其聰明，滅其文章，依道廢智，與民同於公

按：《文子·道原》“掩”作“棄”。《天文篇》高注：“掩，蔽也。”《主術篇》：“古之王者，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也；黈纆塞耳，所以掩聰。”《家語·入官》：“古者聖主，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也；紘紃充耳，所以掩聰也。”正掩、蔽同義對舉。《俶真篇》：“偃其聰明，而抱其太素。”《晉書·張寔傳》：“竊謂宜偃聰塞智，開納羣言。”偃為借字。

(92) 去其誘慕，除其嗜欲，損其思慮

高注：常恬澹也

按：損，王念孫據《文子·道原》校作“捐”，是也。蔣禮鴻謂損訓滅，不必改字，未確。高注“常”字，當作“尚”。下文“憂悲者，德之失也。”高注：“德尚恬和，以憂悲為失。”

(93) 是故聖人一度循軌，不變其宜，不易其常

高注：一，齊也。軌，法也。

按：一，《御覽》卷720引作“守”，於義為長。守度循軌，即《黃帝內經素問·示從容論篇》“循法守度”之誼。

(94) 中能得之，則外能收之

高注：中，心也。外，情欲。不，養也。

按：收，王念孫據《文子·道原》校作“牧”，高注作“牧，養也”，並確。《易·謙》：“初六，謙謙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”《象》曰：“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”又“六二，鳴謙，貞吉。”《象》曰：“鳴謙貞吉，中心得也。”可以參證。

(95) 堅強而不韞

高注：韞，折也。

按：鞮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匱”，馬王堆帛書《道原》作“擯”，古字通用。《本經篇》：“剛而不鞮。”高注同，是也。《兵略篇》：“剛而不可折也。”《汜論篇》：“太剛則折。”並為確證。《老子》第76章：“木強則折。”此為反面之筆。“鞮”字訓折，其本字有三說：(a)朱駿聲曰：“段借為劇。”(b)王利器謂朱說未當，曰：“假為劓。”(c)馬宗霍曰：“蓋匱之假借字。”“匱”本義為匣，馬說未得，前二說各備一通。

(96) 處小而不逼，處大而不窳

高注：在小能小，在大能大。

按：逼，同“偪”，急迫、偪塞。窳，寬緩、舒緩。《兵略篇》：“是故入小而不偪，處大而不窳。”高注：“偪，迫也。”《俶真篇》：“處小隘而不塞，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窳。”高注：“扁，猶閉也。”《要略》：“故置之尋常而不塞，布之天下而不窳。”[22]高注：“窳，緩也。布之天下，雖大不窳也。”《荀子·賦》：“曰：‘此夫大而不塞者與？充盈大宇而不窳，入郤穴而不偪者與？’楊倞註：“窳讀為窾，深貌也。”楊註非是。《墨子·尚同下》：“是故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，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，若道之謂也。”橫，充塞。諸書可相互參證。

(97) 其魂不躁，其神不狡

高注：躁，狡。

按：高注“狡”即“急躁”義，《文選·洞簫賦》李善注：“狡，急也。”《廣韻》：“狡，疾也。”《晏子春秋·問下》：“莊敬而不狡。”吳則虞《集釋》引王念孫曰：“字通作絞，《論語·泰伯篇》鄭注曰：‘絞，急也。’”

(98) 迫則能應，感則能動

按：王念孫曰：“當作‘感則能應，迫則能動’，《精神篇》：‘感而應，迫而動。’《修務篇》：‘感而不應，攻（故）而不動。’《莊子·刻意篇》：‘感而後應，迫而後動。’皆其證。”向宗魯曰：“王說未確，感、迫義既相因，自可互用。《說苑·指武》：‘迫則能應，感則能動。’與此文正同。”何寧曰：“王說似是也，上文云‘感而應之’，又云‘肅然應感’，皆以感、應連文，一篇之中不當前後歧出。《說苑》疑據誤本《淮南》若是。”竊謂向氏說是，《文子·自然》：“迫而不應，感而不動。”

(99) 優游委縱，如響之與景

按：委縱，委曲順從，《辭通》卷1謂即“曲從”。縱，讀為從。《本經篇》：“優柔委從，以養群類。”《說苑·指武》：“復柔委從，如影與響。”[23]正作“從”字。《文子·下德》作“優游委順”，可證“從”、“順”義同。向宗魯謂從讀為縱，慎矣。游，讀為柔。《尚書大傳》卷3：“周公將作禮樂，優游之三年不能作。”徐仁甫《廣釋詞》云：“優游，猶優柔，表態副詞。不決之貌。”亦其例。

(100) 耳聽《九韶》、《六瑩》

高注：九韶，舜樂也。六瑩，顛頊樂也。

按：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“奏《承雲》、《六瑩》、《九韶》、《晨露》以樂之。”張湛注：“《承雲》，黃帝樂。《六瑩》，帝嚳樂。《九韶》，舜樂。《晨露》，湯樂。”《釋文》“九韶”作“九招”，云：“瑩，烏定切，又音莖。招本作韶，市昭切。”[24]據《釋文》，可知“六瑩”即“六莖”，《類聚》卷28引《淮南子》此文“六瑩”正作“六莖”，何寧謂“瑩、莖音近字通”，是也。六瑩（莖），高氏謂顓頊樂，張氏謂帝嚳樂，二說不同。考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“昔黃帝作《咸池》，顓頊作《六莖》，帝嚳作《五英》，堯作《大章》，舜作《招》，禹作《夏》，湯作《濩》，武王作《武》，周公作《勺》。”[25]《白虎通義·禮樂》：“顓頊曰《六莖》者，言和律歷以調陰陽，莖者著萬物也。帝嚳曰《五英》者，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，調其英華也。”《風俗通義·聲音》：“五英，英華茂也。六莖，及根莖也。”《白帖》卷61“顓頊作《六莖》”，自注：“莖，根莖，澤及下也。”《御覽》卷566引《帝系謀》：“顓頊曰《六莖》，帝嚳曰《五英》。”有注：“道有根莖，故曰六莖。道有英華，故曰五英。”可知高注為確。莖亦作莖，英亦作英。《廣雅·釋樂》：“六、五英。”諸書並稱“《六莖》、《五英》”，又有稱“《五莖》、《六英》”者，《周禮》賈疏引《樂緯》：“顓頊之樂曰《五莖》，帝嚳之樂曰《六英》。”[26]《初學記》卷15“六瑩”條：“《樂葉圖徵》曰：‘帝顓頊樂曰五莖。’宋均注曰：‘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。’”《玉篇》：“英，帝嚳樂名六英，亦作莖。刑也，顓頊樂名五，亦作莖。”蓋帝嚳樂名“六英”，張湛誤以為即“六莖”耳。又尋《呂氏春秋·古樂》：“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：《九招》、《六列》、《六英》。”《齊俗篇》：“《咸池》、《承雲》、《九韶》、《六英》，人之所樂也。”高注：“《咸池》、《承雲》，皆黃帝樂。《九韶》，舜樂。《六英》，帝顓頊樂。”“六英”當為帝嚳樂，高注誤也。張雙棣謂“九招”即“九韶”，“六英”即“六瑩”。然“六瑩（莖）”與“六英”不同，據上引《白虎通義》等書，“莖”指根莖，“英”指英華，可知“英”、“莖”並非音借。何寧曰：“英、瑩古通……蓋許作英而高作瑩也。”此說未得。

(101) ……鈞射鷓鴣之樂乎

按：“樂”上當據別本補“謂”字，《類聚》卷28引有“謂”字。

(102) 不以奢為樂，不以廉為悲

高注：廉，猶儉也。

按：廉，讀為慊，《御覽》卷468引作“慊”。下文“是故不以康為樂，不以慊為悲。”高注：“康，安也。慊，約也。”慊，節儉、節約，字或作“慊”。《玉篇》：“慊，慊悒也。”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：“應聲便許，略無慊吝。”“慊吝”即“慊悒”。楊樹達、何寧謂慊借為歉，未得。

(103) 是故有以自得之也，喬木之下，空穴之中，足以適情

高注：喬木，上疏少陰之木也。空穴，巖穴也。

按：疏，當據別本作“竦”。漢·嚴遵《道德指歸論》卷4：“喬木之下，精神得全；巖穴之中，心意常欣。”可互參證。

(104)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，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

按：“不入於耳”之“不”當作“雖”，《劉子·專學》：“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之者，雖入於耳而不諱於心。”即本此文。王叔岷曰：“‘不’疑本作‘雖’。”可從。俞樾謂“不入於耳”之“不”字衍，何寧申之，未確。于省吾駁俞說，謂下“而”訓“則”，亦未得，已為何寧所駁。下“而”當訓“卻”，轉折之詞。

(105) 所以制使四支

按：制，讀為掣，例見高亨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拽拉、牽挽之義。本字為“𠄎”，《說文》：“𠄎，引縱也。”

(106) 徹於心術之論，則嗜欲好憎外矣

高注：外，不在心。

按：徹，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“達”，義同。《說文》：“徹，通也。外，遠也。”此文外訓遠去，正用本義。

(107) 耳聽滔朗奇麗激軫之音

高注：激，揚。軫，轉。皆曲名也。

按：《楚辭·九辯》：“中結軫而增傷。”“激軫”即“結軫”，猶言鬱結。軫、軫並讀為軫，《說文》：“軫，轉也。”引申訓纏結、纏絞。也倒言“軫結”，《本經篇》“菱杼軫抱”，高注：“軫，讀‘軫結’之軫。”高注激訓揚，則所見本已誤。

(108) 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，憂悲而不得志也

按：《文選·詣建平王上書》李善註引作“北齊人所謂形植犁黑，憂悲而不得為志也。”上文“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”，是其比。“北”當為“此”形誤。齊民，《淮南子》一書五見，猶言平民。所為，猶言所以。李注音誤為“所謂”。形植，猶言形銷骨立。于省吾謂猶後世言柴立，得之。俞樾謂植讀為殖，訓臞瘠，已為于省吾、馬宗霍、蔣禮鴻所駁；但馬氏謂植訓多，蔣氏謂形植即形體，亦並未得。章太炎謂植訓志，何寧申之，未是。黎累，王引之從《文選》李註校“累”為“黑”，俞樾從之，是也。黎，黃黑色，字或作“黎”、“犁”、“驪”、“𦏧”，參見朱起鳳《辭通》卷24；但朱氏謂字又作“黧”則非是，“黧”即後起之“霉”字。章太炎謂累讀為儻，蔣禮鴻謂累讀為羸，訓羸憊；何寧謂累讀為纍，訓不得志，亦各備一通。

(109) 聖人處之，不為愁悴怨懟，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

高注：懟，病也。

按：《說文》：“懟，怨也。”《廣雅》：“懟，恨也。”愁悴怨懟，憂愁怨恨。陳昌齊謂懟當作慰；王引之說同，又謂怨讀為苑，慰讀為蔚，皆訓病。二氏說失之。下“不”字王引之謂衍，可從。

(110) 是故得道者，窮而不懾，達而不榮

高注：雖窮賤不以為懾懼也，雖顯達不以為榮幸也。

按：《詮言篇》：“禍之至也，非其求所生，故窮而不憂；福之至也，非其求所成，故通而弗矜。”又“聖人無屈奇之服，無瑰異之行，服不視，行不觀，言不議，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懾，榮而不顯，隱而不窮，異而不見怪，容而與眾同，無以名之，此之謂大通。”可相互參證。郭店楚簡《唐虞之道》：“身窮不，（損）而弗利窮（躬），仁矣。”讀為憊、？[27]，憂悶、憂懼。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並曰：“憊，憂也。”《廣韻》：“憊，憂也。？，上同。”又：“？，憂悶。”《集韻》：“憊，《說文》：‘憂也。’或作？、忞。”

（111）是故得道者……處高而不機，持盈而不傾……入火不焦，入水不濡

高注：機，危也。傾，覆也。

按：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若然者，登高不慄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，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。”《列子·黃帝》：“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熱。”並為此文所本[28]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“真人者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。”機訓危，楊樹達、馬宗霍謂讀為幾，是也。《文子·道原》：“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傾。”

（112）不利貨財，不貪勢名

按：勢，《文子·九守篇》誤作“世”，《雲笈七籤》卷91《九守》亦作“勢”。下文“漠於勢利，誘慕於名位”，“勢名”即“勢利名位”。

（113）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，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

高注：昧，不明也。

按：楊樹達謂昧當作昧，引《說文》“昧，目不明也”。張雙棣謂昧訓昏暗不明，不必以為誤字。張說是也，《說文》：“昧，味爽，旦明也。一曰：闇也。”高注訓不明，與“闇”相合。引申訓昏亂、迷亂，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杜預注：“昧，昏亂。”《太玄·聚》范望注：“昧，迷也。”

（114）忽去之，則骨肉無倫矣

高注：去之，去道也，則骨肉靡滅，無倫匹也。

按：高注靡讀為，𠄎，《說文》：“𠄎，碎也。”

（115）今人之所以眚然能視，眚然能聽

高注：眚讀曰眚，眚讀疾營之營也。

按：朱駿聲曰：“眚段借為娃。或曰與睚同字，非。”楊樹達亦謂眚借為娃，《說文》：“娃，圜深目兒。”李哲明引《玉篇》：“眚，目深惡貌。”又引《廣韻》：“眚，目深惡視。”張雙棣引《說文新附》：“眚，深目也。”又引《集韻》：“眚，目深兒。”似皆與“能視”義不相應，當非確詁。竊疑眚讀為睚，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“奎蹄曲隈。”《釋

文》：“奎，本亦作睽。”此其相通之證。《說文》：“睽，目不相視也。”[29]《玄應音義》卷1“睽眼”注引《廣蒼》：“睽，目少精也。”眊然能視，言雖睽眼，亦能視也。

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類篇》並曰：“覺，覺然能聽。”[30]、覺從目從見一也，當即一字異體。《玉篇》諸書無釋義，《龍龕手鑑》指出：“覺，音營，感也，與 同。”[31]《辭源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謂 訓“迷惑”；朱駿聲謂 段借為熒或瑩，取“明白”之義；李哲明謂 訓“回繞”，皆與“能聽”義不相應，當非確詁。 讀為營，字或作營、營、營，營，《說文》：“營，小聲也，從言熒省聲。《詩》曰：‘營營青蠅。’”今《詩·青蠅》作“營營”。《廣韻》：“營，聲也。營，營？，小聲。”《玉篇》：“營，營，《說文》曰：‘聲也。’”《類篇》：“營，營？，小聲。營，營？，聲也。”字又作潛，柳宗元《鈇鉞潭西小丘記》：“清泠之狀與目謀，潛潛之聲與耳謀。”《柳河東集注》引宋·童宗注：“潛音營，水回也。”童說未得。營然能聽，言雖小聲，亦能聽也。高注“疾營”，言其聲小而急也。《修務篇》高注：“營讀營正急之營也。”此注“疾營”即彼注“營正急”之誼[32]。朱駿聲謂注“營”讀為營，李哲明謂“疾營”當作“疾營”，並未達高旨。

(116) 足蹟踳埒，頭抵植木

高注：蹟，蹟也，楚人讀蹟為蹟。

按：《廣雅》：“抵，觸也。”《山海經·海外北經》：“相柳之所抵，厥為澤谿。”郭璞注：“抵，觸。厥，掘也，音擗。”本字為抵，《說文》：“抵，觸也。”楊樹達謂抵為抵字之誤，則未是。《列子·說符》亦作“抵”。字或作觶，《玉篇》：“觶，觸也。”《說山篇》：“兕牛之動以觶觸。”

(117)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，豈無形神氣志哉

按：俞樾曰：“‘不能’當作‘能不’。”劉文典曰：“《御覽》卷869引‘形神氣志’作‘形氣神志’。”尋《御覽》所引與今本同，劉氏所據本誤。何寧指出，上文“形神氣志，各居其宜”，下文“形神相失也”，皆“形神”連文之證。“不能”二字，亦不宜乙轉。“避水火之難”、“越溝瀆之險”平列，依俞說，“能不越溝瀆之險”不通。

(118) 終身運枯形于連嶠列埒之門，而躑躅於污壑阱陷之中

高注：連嶠，猶離嶠也，委曲之類。列埒，不平均也。污壑，大壑。

按：連嶠，或作“連謔”、“連謔”、“連縷”、“連連”、“連連”[33]，《說文》：“連，連連也。”徐鍇《系傳》：“臣鍇按：《淮南子》有‘連連’之言，猶參差零瓏、若連若絕之意也。”《說文》：“連，連謔也。”《系傳》：“臣鍇曰：義如前‘連連’注。”《方言》卷10：“連，連謔，拏也。東齊、周晉之鄙曰 連，連，亦通語也。南楚曰連謔。”郭璞注：“言謔拏也。”錢繹《箋疏》申高注。則“連嶠”正古楚方言，高注“離嶠”者，猶言“離縷”，今吳方言尚有“離離縷縷”語，狀連續不絕，“離”字讀平聲。《字林》：“連縷，不解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連，連連也。”又“連連，多言也。”又“連謔，繁拏也。”《類篇》：“連，連，《說文》：‘連連也。’謂不絕兒。”《廣韻》：“謔，謔，《說文》云：‘連謔也。’”埒，卑垣、矮牆。句謂運枯形於連連續續的一列列矮牆的門中。高注“列埒”未確。洪頤煊引《廣雅》：“埒，隄也。”當與“矮牆”義類。蔣超伯引《列子》張湛注：“山上水流曰埒。”劉文典曰：“嶠，即 嶠。連嶠列埒，謂 嶠連

縣、卑垣橫列。”蔣禮鴻曰：“連嶮謂連延之嶮，列埒謂成列之埒。”何寧從蔣說，並失之。《集韻》：“污，深也。”朱駿聲謂污段借為？，《說文》：“？，大也。”

(119) 漠 於勢利，誘慕於名位

高注：漠，猶鈍，不知足貌。

按：，別本作“”。王念孫曰：“‘漠’皆當為‘滇眠’，字之誤也。‘滇眠’或作‘顛冥’，《文子·九守篇》作‘顛冥’，是其證也。《莊子·則陽篇》：‘顛冥乎富貴之地。’《釋文》：‘冥音眠。司馬云：‘顛冥，猶迷惑也。’’高以‘滇眠’為‘不知足’，司馬以‘顛冥’為‘迷惑’，義相因也。”王叔岷《莊子校註》曰：“竊以為與眠同，似非誤字。”合二王之說，斯為善矣。蔣禮鴻亦曰：“不必改眠。”字或作“顛暝”，唐·韓愈《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》：“顧瞻想巖谷，興歎倦塵囂。惟彼顛暝者，去公豈不遼！”宋·方崧卿《韓集舉正》卷3：“暝，從目，古眠字也……《莊子》司馬彪云：‘顛冥，猶迷惑也。’”宋·魏仲舉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》卷7：“孫曰：‘顛暝，眩惑也。’”顛，讀為瘡，《說文》：“瘡，病也。”《廣雅》：“瘡，狂也。”冥、（眠）讀為悞，《說文》：“悞，恠也。”徐氏《繫傳》：“悞，亂也。”《廣韻》同。《說文》：“暝，翕目也。”段注：“引伸為暝眩。”段氏以引伸說之，茲所不從。《玉篇》：“眠，同‘暝’。”《方言》卷3：“凡飲藥傅藥而毒……東齊、海、岱之間謂之眠，或謂之眩。”郭璞注：“眠眩，亦今通語耳。”《廣雅》：“眠，亂也。”本書《要略》：“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，不誘惑於事態。”沒，貪也。“妄沒”亦與“滇眠（顛冥）”義相因，可發明此文之義。此二王所未及，因為補之。朱起鳳《辭通》卷7采王念孫說，謂“漠”當為“滇眠（顛冥）”，釋為“歆羨”；而卷19謂“漠”同“漢漫”、“漢”，釋為“煩懣”。朱駿聲謂漠段借為慕，高注非。並未確。

(120) 冀以過人之智，植於高世

高注：冀，猶庶幾也。植，立也。庶幾立高名於世也。

按：《文子·九守》作“幾以過人之知，位高於世。”王念孫曰：“當作‘植高於世’，位亦立也。”王說是，《雲笈七籤》卷91正作“立高於世”。幾，讀為冀；知，讀為智，並不煩舉證。

(121) 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，久淫而不還

高注：耗，禿也。還，復。

按：以，趙萬里謂衍文，諸家從之，是也。耗，消滅、減損。高注訓禿，于省吾謂與“零落”義相因。何寧疑“禿”為“亂”字之譌，無據。還，《文子·九守》同。《方言》卷13：“還，積也。”戴震《疏證》曰：“此義別無可考……‘儂疾’、‘還積’，或字形音聲疑似而譌。”戴氏改字無據。錢繹《方言箋疏》曰：“還，繞也。環繞，即積聚之意也。”亦曲為之說。據此可補其闕。高注訓“復”，未洽。

(122) 是故聖人將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沈浮俛仰

按：和弱，《文子·九守》同，漢·嚴遵《道德指歸論》卷2：“本我之生，在於道德，孕

而未育，所以成形，至於出冥以知，深微纖紗、和弱潤滑之大通也。”又卷6“戒始慎微，和弱忠信。”皆其例。《周禮·天官·大司徒》鄭玄注：“和，不剛不柔。”又《春官·大司樂》鄭玄注：“和，剛柔適也。”《廣韻》：“和，不堅不柔也。”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·[兵情]》：“偏強偏弱而不和。”可知“和”指不強不弱，介於“強”、“弱”之間。“和弱”謂和適而略偏于柔弱。馬宗霍曰：“《禮記·樂記篇》：‘其聲和以柔’，是‘和’亦有‘柔’義。和弱，猶言柔弱也。”《漢語大詞典》解為“調和抑制”，並未確。別本作“和柔”，蓋為臆改。

主要參考文獻

- [1] 徐鍇，《說文解字系傳》，中華書局1987。
- [2] 段玉裁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。
- [3] 朱駿聲，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。
- [4] 朱珔，《說文假借義證》，黃山書社1997。
- [5] 戴震，《方言疏證》，收入《戴震全集（5）》，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。
- [6] 錢繹，《方言箋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。
- [7] 丁惟汾，《方言音釋》，齊魯書社1985。
- [8] 王念孫，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主編《廣雅詁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。
- [9] 錢大昭，《廣雅疏義》，收入徐復主編《廣雅詁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。
- [10] 《宋本玉篇》，中華書局1983。
- [11] 《原本玉篇殘卷》，中華書局1985。
- [12] 余迺永，《新校互注宋本廣韻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。
- [13] 《集韻》，中華書局1989。
- [14] 朱起鳳，《辭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。
- [15] 《漢語大字典》（縮印本），湖北辭書出版社、四川辭書出版社1992。
- [16] 裴學海，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，中華書局1954。

[17] 蕭旭，《古書虛詞旁釋》，廣陵書社2007。

[18] 劉文典，《淮南鴻烈集解》，中華書局1989。

[19] 楊樹達，《淮南子證聞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。

[20] 馬宗霍，《淮南舊注參正》，齊魯書社1984。

[21] 張雙棣，《淮南子校釋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。

[22] 何寧，《淮南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1998。

[23] 王利器，《文子疏義》，中華書局2000。

[24] 李定生、徐慧君，《文子校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。

徵引《淮南子》諸家校說，未列出處者，皆轉引自張雙棣、何寧、王利器、李定生之著作。

[25] 彭裕商，《文子校注》，巴蜀書社2006。

[26] 王念孫，《讀書雜誌》，中國書店1985。

[27] 俞樾，《諸子平議》，上海書店1988。

[28] 孫詒讓，《札迻》，中華書局1989。

[29] 章太炎，《膏蘭室札記》，收入《章太炎全集（一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。

[30] 于鬯，《香草續校書》，中華書局1963。

[31] 金其源，《讀書管見》，商務印書館1957。

[32] 劉文典，《三餘札記》，收入《劉文典全集（3）》，安徽大學出版社、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。

[33] 于省吾，《雙劍謔諸子新證》，上海書店1999。

[34] 王叔岷，《諸子斲證》，世界書局，中華民國52年。

[35] 蔣禮鴻，《〈淮南子〉校記》，收入《蔣禮鴻集》第4卷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。

[36] 蔣禮鴻，《續〈淮南子校記〉》，收入《蔣禮鴻集》第3卷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。

[37] 蔣禮鴻，《義府續貂》，收入《蔣禮鴻集》第2卷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。

[38] 徐仁甫，《諸子辨正》，成都出版社1993。

[39] 向宗魯，《淮南鴻烈簡端記》，載《新國學》第1卷，巴蜀書社1999。

[40] 劉師培，《賈子新書補釋》，收入《劉申叔遺書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。

[41] 郭沫若，《管子集校》，收入《郭沫若全集》卷5—8，人民出版社1984。

[42] 楊伯峻，《列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1979。

[43] 左松超，《說苑集證》，（台）國立編譯館2001。

[44] 王叔岷，《莊子校註》，中華書局2007。

[45] 陳奇猷，《韓非子新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。

[46] 陳奇猷，《呂氏春秋新校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。

[47] 王利器，《呂氏春秋注疏》，巴蜀書社2002。

[48] 董治安、鄭傑文，《荀子彙校彙注》，收入《齊文化叢書2》，齊魯書社1997。

[49] 高亨，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齊魯書社1989。

Emendation of Huainanzi • Yuandao

Xiao xu

(Jingjiang Broadcast Bureau; Jiangsu; 214500)

【Abstract】 Although Huainanzi • Yuandao is interpreted by many scholars, some mistakes are still existed. This article wants to make some emendations to Huainanzi • Yuandao.

【Key Words】 Huainanzi; Yuandao; Gao You; Explanations; Emendation

-
- [1] 李學勤《帛書〈道原〉研究》，收入《古文獻叢談》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- [2] 《初學記》卷17作“敷”。
- [3] 從戴震《方言疏證》校，各本“ ”誤作“秋侯”二字。
- [4] 此例參見汪維輝《〈世說新語〉詞語考辨》，載《中國語文》2000年第2期。
- [5] 趙宗乙《〈淮南子·原道訓〉語辭管見》，載《漳州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07年第2期。下引趙說亦見此文。
- [6] 宋·高似孫《蟹略》卷2引同。
- [7] 《御覽》卷366引“明”作“足”。
- [8] 《法苑珠林》卷43同。
- [9] 景宋本《淮南子》正作“剖”。《初學記》見卷30，《白帖》見卷95，《御覽》見卷930，《開元占經》見卷120。《爾雅翼》卷31、32、《天中記》卷56引亦作“剖”。
- [10] “穴”字據俞樾、劉師培說補。
- [11] 四部叢刊本“增”作“曾”。
- [12] 左松超補“曾”字，茲據《御覽》卷928引《曾子》補“增”字。
- [13] 《廣弘明集》卷24引作“層巢”。
- [14] 《後漢書·王符傳》“卑”作“埤”，“槽”作“增”。
- [15] 汪少華，《“被髮文身”正義》，載《古漢語研究》，2002年第2期。
- [16] 段注改作“纏臂繩”。
- [17] 明·朱謀《駢雅》卷1：“隅差、隅眚，削殺也。”則已將二者為一矣，先于王說。

[18] 《文子·微明》同。

[19] 《子華子·北宮意問》同。

[20] “流轉”二字據《御覽》卷58引補。

[21] “于”字據《御覽》卷973引補。

[22] 《人間篇》、《汜論篇》、《大戴禮記·王言》“置”作“內”，《汜論篇》“布”作“舒”，並義同。《家語·王言解》“內”作“納”，“內”為“納入”義本字。

[23] 復，孫詒讓謂“優”字形誤。

[24] 《初學記》卷15“六瑩”條引作“九招”。

[25] 《風俗通義·聲音》“招”作“韶”。

[26] 《劉子·辯樂》同。

[27] 劉釗謂讀為困，見《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（四）》，載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，2002年第5期。

[28] 我不認為《列子》是偽書。

[29] 視，原誤作“聽”，此從嚴可均《校議》、桂馥《義證》校正。

[30] 《集韻》誤作“覺然能視”。

[31] 《漢語大字典》謂“感”當作“惑”。

[32] 何寧謂“正”字衍。

[33] 酌采王念孫、楊樹達說。

《学灯》第八期

 关闭窗口  发表, 查看评论  打印本页

发表日期：2008-10-1 浏览人次：80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